

张旭◎著

表演系

ACTING
DEPARTMENT

大腕是怎样炼成的，一个表演系门徒的11°青春
明星梦永远都没那么简单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表演系

ACTING
DEPARTMENT



张旭◎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表演系 / 张旭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387 - 3813 - 1

I. ①表…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9606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魏洪超

本书著作权、版式设计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表演系

张旭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 - 86012927 发行科/0431 - 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330 千字 印张/17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001	楔子
003	第一章 初来乍到
011	第二章 情窦初开
022	第三章 神秘面纱
031	第四章 观察生活
045	第五章 听见涛声
065	第六章 古城春宵
072	第七章 脱缰之马
079	第八章 亲密接触
089	第九章 爱情魔咒
109	第十章 莽夫之恋
117	第十一章 心怀鬼胎

137	第十二章	春暖花开
152	第十三章	喜剧之王
159	第十四章	魔鬼冲动
179	第十五章	“非典”之殃
198	第十六章	有房出租
204	第十七章	冬日之殇
212	第十八章	天平倾斜
221	第十九章	毕业大戏
226	第二十章	北漂生涯
232	第二十一章	春天约会
236		后记

《表演系》附册——权威高校影视专业资深人士谈表演系
“报考攻略”与“职业指南”

表演系无悔

张旭（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电影策划） / 238

如何报考表演系——王明亚教授访谈

王明亚（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前主任，中国传媒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表演专业教授） / 241

巨星之道

朱首伦（周润发御用台词指导老师，曾参演《非你不可》
《和你在一起》《唐山绝恋》） / 250

从演员到主持人

茅圆君（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樱桃姐姐”，
参演电影《小建的合唱团》） / 254

万能的表演系

唐吉尔（北京需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活动管理处
处长） / 259

尴尬的演员

贾秉良（《商贾将军》《地下的天空》《澳戈》
副导演） / 263

楔子

我不打算再看鬼片。

我不是胆小之人，况且，父亲在我小时候不遗余力地教育我要坚持唯物主义。给我讲他小时候的遭遇，以及他的若无其事。他十岁的时候，夜里曾和一个大人躺在果园里看果子，结果那人睡到半夜猝死了。他慢慢等到天亮，跑出林子，告诉其他大人去了。虽然紧张，但没崩溃。

也是大约十岁。一天夜里，父母不在，我百无聊赖地看电视。换台换到电影，正放个鬼片。我之前对鬼片没概念，大约第一次看，觉得情节引人入胜。但看的时候，总是将眼用小手捂住，在指缝间看。即便如此，因为好奇驱使，没漏掉一个镜头。

情节渐渐推向高潮。家里还只我一人。大约午夜，影片最恐怖场面出现了。哇！呀！我在指缝间盯住那个鬼头。就在这时，小区停电……

安静极了，月亮格外亮。月光透过窗棂，将床单照得煞白，我屏住呼吸躺在床上。也许是幻觉，总听到远处有人在幽幽地叫喊。那一夜，父母终于还是没回来，灯也没再亮起来……

一年前，租的房子，四个人挤在单人床上，盯着电脑看《女巫布莱尔》。据说这部片子是几个学生搞的，投资几万，票房一亿，是美国电影史上回报率最高的。

紧张激烈中，看完了。四个人面面相觑，有点害怕。还是我比较有娱乐精神，我说：“找个喜剧片咱们再看看？”我找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读碟，播放，第一个镜头居然是鬼！我实在忘记《喜剧之王》第一个镜头是鬼，赶紧摁掉。我说：“那咱们看动画片吧！”翻了半天，找出万无一失的搞笑动画片，读碟，播放，轰！我们四个人坐的单人床塌了……

在这次看鬼片的行动中，因为一侧的床板塌掉，我正坐在塌掉的一头，其他三人的体重，全压我身上，使我右腿的膝盖重重地磕在铁架上，掀起一大片肉。我将肉翻起，见到膝盖骨。奇怪的是，我不怎么疼，甚至也没有血流不止，那几个朋友见状当场傻掉。大夜里的，他们将我抬往医院。在路上他们一直重复两个字：我靠。

经过医生处理，我在家养病，百无聊赖。娱乐活动除了看DVD（不看鬼片）就是读各种小说。我着实读了不少小说。

来看望我的朋友与我聊天，我就跟他们神侃大学里有趣的事，大家听得兴致勃勃。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人跟我说：“这些故事真浪费了，写下来多好！”我跟他说：“你别逗了！”然后他就剥了一根香蕉塞我嘴里，说道：“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写下来！哈哈！他妈的我就是伯乐！”

我并未认真。

之后的日子，他再三劝我，来得也更加勤快，每次来都问我动笔了没。看我没动笔，他就越发不安，有时甚至跟我急了。这使我一度怀疑他得了强迫症。

大概他自己当文学青年未遂，就嫁祸于我。

与其说被他最终说动，倒不如说我自己也越来越有写的欲望。因为深夜一人独处的时候，脑中的情节和人物越积越多，以至于造成我的梦魇。

我终于用积蓄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开始打字。

我们往往将我们称之为回忆的东西整理，加上光环，使其照耀我们的过去。有些人选择了尘封，有些人选择了吹牛逼，我最终选择了把它们变成文字。

虽然故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表演系”的，经过了表演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们能否在人生的舞台上表现得精彩，只有上帝知道。

第一章 初来乍到

1

京城有所大学，大学里有个表演系，我上了它。那是2001年的夏天，新千年的气象早已淡去。在我个人印象里，21世纪原本遥不可及，好像只出现在科幻片里。但我发现，新千年也不过如此。很多事情只要经历了，事后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希望我接下来的生活不是这样。因为毕竟，表演系还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火车票很难买，入校前一天上午我才由父亲陪同抵达北京。我记得当时在车站广场等父亲买早餐，因为人多拥挤，他折腾了好半天才回来。太阳已经升起，有点热，看到花坛边上正好有棵树，能遮阳，于是我们坐在树下就着矿泉水吃包子。吃完早餐，神清气爽，抬头看到树叶正在太阳的光芒间闪烁，逆光下，嫩绿的树叶显现着它淡淡的脉络。

在此之前，我始终在想，表演系究竟什么样？

表演系女生容易让男人产生联想，内在美不敢说，但外在美是具备了。男人也就是这么一种生物，以貌取人（女人）。据说我们这一届的女生招得特别成功，能拍红楼。第一天进校，认识几个男生，但全班面貌未曾见到，尤其女生。而这种让人怒发冲冠的状况居然拖了一个礼拜。

面是肯定要见的。大部分人见的第一面是在入校一周后的开学典礼上，那是个盛大的典礼。各班站好队，朝礼堂进发。不知道礼堂是谁选的址，让我们从学校最西头排队走到最东头。没想到学校这么多新生，浩浩荡荡，看来这个学校有希望了，同时也看到我们毕业了没希望了。正赶上学校扩建，据说还吞并了旁边一所高校。扩得格外大，走得格外累。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正因为表演班的功效，不对，正因为女生招得好的功效，路旁的民工纷纷停工，半张着嘴，露出莫名的笑，向我们行注目礼。尘土飞扬也变作云雾缭绕的仙境，飘过仙女。这时候，男生脸上也纷纷有了光彩，好像带了漂亮女朋友出门。

终于有机会观察她们。我发现很奇特，不少女生都各自长得像一位女明星。有长得像周迅的，长得像赵薇的，长得像张柏芝的，长得像许晴的，长得像舒淇

的……好像她们是通过模仿秀选拔上来的。

开会内容全不记得，根本没把领导放眼里，满眼都是美女。男生就像被困沙漠的徒步旅行者，饥渴难耐，在生命的尽头摆了一桌满汉全席。都说闯过高考上了大学就再也不用受累了，就剩玩儿了，但没想到我们这种人闯过高考上帝这么垂青我们，给我们一次性赠送大量美女。

散会后，一人领了件军装，迷彩的，普遍有点大，穿着不利索，像逃兵。

午饭前，我把各种大小箱子一律囤床底下，盖好，就像猫埋屎。洗了手，下楼买饭。公寓大厅熙熙攘攘，像个商场。一个服装店，三个餐厅，一个音像店，两个小超市，一个复印店，一个书店（八折正版），一家发廊，两间洗衣房（男女各一间），还有许多崭新桌椅，供会客之用。真是宝地，我们住的这个公寓据说原本是刚刚建成的宾馆，但最后没当宾馆来用，被学校租了二十年。可想而知住得很好。房间格局很像宾馆标准间，除了卫生间，还配有一个宽敞阳台。推开阳台落地窗，对面的女孩就看过来。这是最人性化的设计：男女住得很近。而我们竟是第一批入住者。

叫了碗拉面吃，拉面很香，喝完汤，出了一身汗，索性坐在椅子上蒸发，面冲公寓门口，欣赏新生。不时有美女出入，其中也有自己班上的，但是不熟，所以没打招呼。新生多半身着迷彩服，因为不合身，把女性曲线全部抹平。看了半天发现没什么好看的，就回屋休息。

宿舍只住四人。两个架子床。进去时只有我一个人，地上全是行李，乱哄哄的。

我有大量藏书，但也仅仅是藏着而已。我住上铺，每个铺位墙上钉有书架。我把行李箱里的书拿出来，往书架上码。发现书架太小，连一半都装不下，索性挑了一些有可能看的摆好，其余都锁箱子里。上锁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毕业之前是不可能再见到这些书了，于是冥冥之中忏悔一回。唉，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娃哈哈哈哈哈……”正在忏悔，被一声惊雷惊醒。笑得也太夸张了吧，跟张飞似的。紧接着看到一个人倒退着进屋，好像正与屋外某人道别。手拎个系带子的大水杯，里面是浓浓的茶。

他进屋看到我就说：“哟！在啊！哈哈！”口气跟老朋友似的。

“啊，你……你也住这屋？”我根本没见过他。

“是啊！怎么了？娃哈哈哈哈哈……”

“没什么，挺好。”怎么这么爱笑，前世不是弥勒佛吧？我继续摆我的书，并用余光观察他。

此人身高一米八四，大块头，穿阿根廷球队的球衣，方脸，不用动怒头发也会冲冠，眼睛不能被称作眼睛，只能说是条缝儿，如果他躺床上，我一定不能辨别他是睡着还是醒着，嘴唇很厚，像两根烤肠。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认为他的长相最多也只能当导演，当演员就扯淡了。我倒不这么认为，至少他可以演一个出

色的土匪甲。总之，看到他，我觉得自己很帅。同时，看到他的体格，也觉得自己渺小。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甄晓。”他坐下来，换拖鞋，头也不抬。

“什么？真小？”我差点从上铺跌下来。

“不是你想象的那两个字！甄，是《红楼梦》里那个甄士隐的甄！晓，是拂晓的晓！”他用手中的鞋指指窗外，但窗外是正午。在动作的同时，他眼睛居然瞪大了，但依然没把眼仁全露出来。

这样的人居然也读过《红楼梦》？我心里诧异，同时感到欣慰，发现了知音，也许我们能谈得来。于是便问：“你知道《红楼梦》？”本来想问“你读过《红楼梦》？”但脱口而出的时候却变了，自己也吓一跳。

“嘿！你开玩笑吧？！谁不知道《红楼梦》！你当我是……”他顿住了，干笑了两声，脱掉上衣，露出发达肌肉，往洗手间去了。

我正在悔恨，洗手间突然传来放屁的声音，巨响，可能他也想控制来着，但没把握好分寸，所以响了两声，像二踢脚。因为不是熟人，所以被这屁搅得有点尴尬。估计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卫生间开口说话打破尴尬气氛。他说：“《红楼梦》？曹雪芹写的吧。里面就是男男女女整天一块儿玩儿。唐朝开放得很！”

这次我真的差点从上铺摔下来。

2

晚上，蚊子成灾，我爬起来好几次打蚊子，打死一只，心里就爽一下，打完后安心躺下。正寻思白天所见美女，耳边又嗡嗡作响，用手扇，差点打自己一巴掌。我恨蚊子。当年除四害时为何不贯彻到底，让蚊子绝种？蚊子绝种多好！唉，这一夜不能睡了。在又被蚊子咬了两个包后，我决定与蚊子血战到底。拧亮灯，跪床上，朝四壁张望，每看到墙上有个黑点就兴奋，仔细一看，是泥点。我扭头看甄晓，他居然支了个蚊帐，呼呼大睡了。别看他四肢发达，做事还真有远见。

与蚊子搏斗一夜，早上不愿意起床。但没办法，拉我们去军训的车已停在楼下。虽然穿了酷似逃兵的军装，但也不能真当逃兵。我稀里糊涂洗漱完，发现甄晓还在睡，睡姿奇特，居然跷着二郎腿。我推推他，他转过头来很清醒地说：“怎么了？”我吓一跳。“你怎么醒着呢？我还以为你睡着呢，快起吧，迟到了。”

车都快开了，有个男生突然气喘吁吁拎个大包跑上车来，坐我旁边，头上的汗直往下滴。这人真能出汗，好像被人当头泼过一盆水。他叫马俊，差点就是骏马，听起来挺能跑的样子。马俊个子很高，一头鬃发，从后面猛一看，有点像个老外，从正面猛一看，有点英俊。其实本来可以更英俊，但都被鼻子破坏了，他

的鼻子比常人略大，而且呈鹰钩状，使得旁人不自觉地就把目光投放到他的鼻子上去，从而忽略了他漂亮的眼睛和嘴巴。

马俊的外形和举手投足使我略微觉得他不很可靠，让我不自觉地产生排斥，但碍于并排坐，我们不得不聊上几句。

我说：“你，你烫头发了？”

马俊把巨大的旅行背包抱在胸前说：“没有，我的这个是自来卷。”

“哦，所以卷得很自然。”

“遗传的。我妈有点卷，我爸有点卷。”

“所以你就更卷了。”

“没错。”

后来，我们脑袋靠在座背上聊，聊着聊着，马俊没了回音，我扭头一看，他睡着了，但依然紧紧搂着他的包，双手在前面十指相扣。

军训的地方叫门头沟。我、甄晓、马俊被安排在一个寝室，和学校里一样。那些训练我们的兵也是孩子，一问年龄，还没我们大，但训练起我们来毫不含糊，严厉无比。

甄晓真不走运，军训第一天就受伤了。第一次全体集合时他忘了戴帽子，赶紧回宿舍取，上楼时跑得太猛，只有一只脚的大脚趾踩在台阶上，其余部分都踩空。一个脚趾怎能撑住他的重量？于是脚趾裂开了。我们扶他上楼，一看，挺严重，就向上面反映情况。于是接下来半个月的军训他就一直站在操场边上，脚上缠着纱布，拄着拐，看着我们受苦。我们在烈日下站军姿的时候，总忍不住斜眼看他，觉得既气愤又好笑。从远处看，他真像败退的国民党伤兵。但他也总是笑眯眯看着我们，觉得自己劫后余生。

在和马俊进行过几次闲聊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是个老实人，甚至也有几分书卷气，只是他在试图抹杀掉身上的文人气质，故意地表现出玩世不恭的言行。他很贫，但让人觉得他的这种“贫”是努出来的，而非像他的自来卷那样自然。所以很快，本质相似的我俩便混得很熟，热烈地交流起来。我们很少与别人交流，就我们俩使劲交流。到食堂吃饭也总待在一起，打好饭后并不与其他男生同桌吃饭，而是找棵大树蹲在树下吃。一人捧个大碗，像陕北老农。

伙食挺差。辣子鸡丁里的鸡丁像是假的，一点鸡味没有，口感像橡皮。即便如此，我们吃得也很香。军训累得吃什么都香，食堂大师傅早已看穿我们这点。

男生基本见不着女生，因为男女分开练。太阳很毒，晒得分不出男女。只有一次，练正步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支队伍，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定睛一看，是自己班女生。于是当场正步踢得格外齐，口号喊得分外响。

就在我和马俊蹲在树下扮演老农的时候，晃过去两人。那两人走了没多远，互相议论了一下，又倒回来。走到我们面前我们一看，是女生，而且我没见过。

“咱们一个班的吧！”其中一个皮肤白白的说。看到她，我脑袋里就浮现出大白兔奶糖；那么毒的太阳居然也没把她晒黑。

“啊，是啊，你是……”看来马俊也没认出来。

“马宁！”女孩爽快地回答。

“嘿，咱们都姓马。我叫马俊。五百年前是一家！”马俊用筷子挥了挥高兴地说。不料筷子上粘着一片绿菜叶，挥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菜叶挥到了马宁边上那个女孩子衣服上。马俊的笑脸顿时凝固，赶紧上前想帮忙，但无奈菜叶落在女孩胸部，爱莫能助。

“没关系没关系！”女孩红着脸说。

“对不起对不起！”马俊红着脸说。

“没关系没关系！”女孩的脸更红。

“对不起对不起！”马俊下意识鞠着躬说。

“哎哟！行了行了！你俩怎么跟日本人似的。没事的，脏了就脏了，回去洗洗就行了。”马宁笑着打断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马俊问脏了衣服的女生。

“我叫杜方君。”女孩笑笑。

“噢，方君？挺好听的。我觉得女孩儿的名字里有个君字挺好的。”我插嘴道。

“是吗，为什么？”

“因为……因为……挺雅的，就像邓丽君，王昭君什么的。”

“那你叫什么？”杜方君问我。

“我叫……我叫张毅。”

“呵呵，你自己的名字都要想一下才知道啊？”马宁笑着说。

“嘿嘿！”我傻笑一声。

“好了，不聊了，我们先走了。”马宁说。

“好吧，学校见！”马俊冲她俩说。

走了几步，杜方君转身问我：“几点了？”

我顿了两秒才反应过来，看了看腕表说：“六点整。”

“谢谢！”方君甜甜地一笑，走掉了。

我和马俊望着她们的背影目送她们。马俊嘴里还噙着半口饭，一直没完全咽下去，他含糊地说：“咱班的女生不错哦。你觉得她俩长得怎么样？”

“我觉得长得都挺漂亮，特别是杜方君，我觉得她不像学表演的女孩，有种淳朴的美。她眼睛黑黑的，特别明亮。我得记住这一时刻，2001年9月15日傍晚六点整，她跟我说了第一句话。”我美滋滋地说道。我说完这话，感到头顶突然凉了一下，摸了一把，一看，是坨鸟屎。再一看，碗里也有一坨。马俊当场笑翻。

晚上躺在坚硬的床板上，感到浑身肌肉酸疼。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无法入睡，只好乱想。最让我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居然考上表演系，转念想起高中曾有过一次失败的表演经历。高中课本有一篇《雷雨》的节选。语文老师大概实在不知道怎样让学生们积极起来，于是出了馊主意：让大家演《雷雨》。学生大多退避三舍。但此事让校长知道了，校长正愁学校死气沉沉没有生气，恨不得用炸弹炸学生，于是拍案叫好，要求高二六个班每个班演一出，场地就在大礼堂。学生们逃不过了。班上同学都知道我出生在文艺家庭，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所以他们都认为我有音乐细胞，也就是说有艺术细胞，并推测我有表演细胞。（这种逻辑！）我说我哪里有这个才能啊，心想我当众说话都会脸红，更别说演戏了。我使劲儿往后缩，但最终还是被众人揪出来，并且居然让我演周朴园。文弱书生演周朴园？！安排得可真好！

演出前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担心忘词，每天回家拽着我妈和她对台词。最后真能倒背如流了，不光自己，别人的词也都背了下来。演出的日子终于来到。候场时，我在侧幕看见台下一千多颗黑压压的脑袋，一股凉气蹿到头顶，紧张得连脸都开始抖。

轮到我上场，我搬张大桌子到舞台上，心想，要是紧张得快晕倒还可以扶一把。开场了。我们演老年鲁侍萍与老年周朴园重逢那段。我先是站在桌旁，扶着桌子做沉思状。这时鲁侍萍上场，鲁侍萍的扮演者是我同桌，一张娃娃脸，十八岁看起来十四岁，我怎么看怎么不像老太太。她上场后，我们开始对话，对话很长，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好像嘴不是自己的嘴，但牛逼的是一个字都没落掉。最后鞠躬，下台。下台后往自己班那个座位区域走去，一抬眼，看见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红着脸问怎么了。一个面目可憎的瘦猴捂着肚子说：“你……你在台上绕着桌子转了四十八圈！”

我想着想着突然笑出声来。

“我靠！张毅，你打鸡血了？！不睡了？”甄晓的声音。

“哦，我……我上厕所。”

“上厕所你笑个屁呀！”说完猛翻了个身继续睡。

实在不好解释，既然撒谎，只好实践。于是轻轻从床上下来，也没开灯，摸着门出去。走廊昏暗，一眼望不到头。远处水房的自来水管子发出奇怪声音，好像人哼哼。这时，鬼片场景浮现脑海，我倒吸冷气，但又想，太没出息，大老爷们儿怕什么鬼！刚想到这儿，对面屋门开了，出来个人，也不知道哪个班的，这人睡得迷迷糊糊，眼睛几乎闭着，根本没看见我。他东倒西歪朝厕所走，我跟他后面进了厕所。站到尿池边上，我觉得有尿了，于是开始尿。那个人站我边上，

也开始尿。但他居然闭着眼睛尿，真是牛逼极了。他尿着尿着，流量变小，于是尿到自己脚上，脚全湿了，而且溅了几滴在我脚上。我顿时觉得像吃了苍蝇，恶心不已，忙跑到水龙头边冲脚。那个神人居然尿完头也不回地飘走了，连脚湿了都觉不出来。

我足足冲了五分钟脚，脚皮都快搓掉了。回宿舍后再也睡不着，只能在床上摆睡的造型，睁眼到天亮。

4

班上还有个人，叫郝一峰。混熟了我们都把中间那个“一”去掉，变成“好疯”。此人也的确好疯。据说他曾经头发长到肩膀，俩耳朵加起来八个耳洞，鼻子上也有个小钉，衣服也穿得很另类，看上去颓废无比。我在考学时见过他，为了取悦考官，他剪成寸头，而且居然穿了身西装。郝一峰本身长得很帅，这么一打扮，成了人见人爱的好青年。这会儿入校了，他原形毕露了，不过军训时好歹有迷彩服包装，摘掉耳鼻上的钉子，头发掖进帽子里，看上去还算靠谱。

虽然我们军训不是真当兵，更不会去打仗，但居然老有人受伤。郝一峰也没能幸免。军训第七天，大家练习正步走。这时的正步已经走得很有型了，有力度，而且齐刷刷的。郝一峰在队伍中间原本也踢得像模像样，但踢着踢着想开小差，踢反了，该出左脚他出右脚，自己却全然不知。教官站在队伍后面看见了，以为郝一峰成心捣乱，于是大吼一声：“郝一峰！干什么？！”郝一峰吓一跳，本能地转过身来，可后面同学没反应过来，惯性驱使，还是踢出一脚。这一脚，不偏不倚，踢在郝一峰裆上。郝一峰当场疯了，倒地哼哼，用手捂裆，变成武当（捂裆）派。

队伍立刻散乱。我们把郝一峰抬到医务室。医生是个女的，束手无策，红着脸说回去躺着，休息一下，看看情况。于是我们又抬着郝一峰回宿舍。一路上郝一峰咬着牙不停地说：“我靠。踢得太他妈狠了！”郝一峰躺到晚上，情况有所好转，但腹股沟还是隐隐作痛。其间班上女生打电话慰问：“郝一峰你怎么了？听说你受伤了。没事吧？”郝一峰快人快语说：“不小心被人踢裤裆上了。现在好了。谢谢！”电话那头女生支支吾吾说那好好养病吧。

军训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吃饭、齐步走、站军姿，我们渐渐觉得枯燥并且体力不支。直到第十一天，我们要打靶了，大家终于兴奋起来，觉得军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此。男生天生就对刀枪感兴趣。大家迫不及待排好队，五人一组，每人五枪（这么说有点像处决犯人）。每人边上一个士兵手把手教我们瞄准射击。我本想一发一发慢慢打，享受过程，但射击时全忘了，快打成冲锋枪了。枪管冒烟，呛得我眼睛酸痛，赶快爬起来揉眼睛。这时突然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扭头一看，一个胖子捂着眼睛哼哼。手拿开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挂了个歪了的眼镜，右

眼镜片也碎了。原来别人都把枪托抵在肩上射击，他却抵在眼前，大概以为这样瞄得更准。后坐力很大，竟把眼镜撞碎。

5

军训汇报成果那天，操场上满是口号声和整齐的脚步声，加上大得出奇的风，整个场面分外动人，好像就要上战场了。我们都尽力闭嘴，防止风沙侵入。但喊口号的时候不得不动嘴，一张嘴，沙子就死往里钻。于是我们的口号变成：“一——二——三——四——呸！”

班上几个南方人问北京人：“你们怎么活下来的？”

北京人说：“习惯了就好。”

大家很卖力气，汇报很圆满。终于结束了半个月的军训生活。甄晓和郝一峰虽然挂彩，也没有军功章。